

江湖纷争·朝廷动乱·奇案怪案·神鬼难测
《最推理》鬼才驻站作家王珂倾力打造新派推理奇侠小说
掀起另类武侠新旋风，侦探推理中国风

王珂◎著

天朝名捕

2 眩鬼双生

走进一个真真假假的迷局，
每个人都像我，每个人都是我，
可既然你是我，那我将会成为谁……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雷米、红娘子、庄秦、轩辕
《最推理》《胆小鬼》
《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主编
诚挚推荐

天朝名捕

2

眩鬼双生

王珂◎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朝名捕. 2, 眩鬼双生 / 王珂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1-10964-4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1088 号

天朝名捕 2 眩鬼双生

Tianchao Mingbu 2 Xuangui Shuangsheng

作者 王珂

责任编辑 梁永雪 宋鑫 孟豫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32 千字 印张 14.5

ISBN 978-7-221-10964-4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言

2010年的春末，《最推理》改版时认识了王珂，读到了他投来的《白玉微龙》。不由得被文中精彩的悬念设置和布局所吸引，同样还有漂亮的结尾，接下来便开始熟悉了这位武侠推理小生。

在业务探讨的时候，王珂提出了神探黎斯小说的初步设定、人物关系和背景等等，那时他已有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构建出一幅属于中国古典武侠推理的长书。

可以说，我被他畅想的武侠推理所“诱惑”了。我坚定地支持了他的构思，两个人一起对这个系列进行了不少次的头脑风暴，王珂结合他所热爱的武侠开始了创作。到2010年5月底，我的电脑里多了神探黎斯系列的处女篇《深瞳》。这是一篇大胆瑰丽的古风推理，会让人有很清澈的伤感，盼望故事里面孤寂的楼天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心地活着，不用再被爱恨情仇所牵绊，单纯地笑。

黎斯系列的陆续上市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好评，《春堂暮》、《巅峰》、《青城》、《黄泉客栈》陆续刊登在《最推理》。当年王珂执念的坚持似有了回报，他梦想的武侠推理长书正在一撇一捺挥洒泼墨。

特别是2012年，《最推理》上发表的黎斯系列之《眩鬼双生》和《形人师》，更是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好评短信纷纷传至杂志社，我很是欣慰。说到此不得不点出，《眩鬼双生》难得地将人格多重分裂的精神病症，巧妙地运用于古代背景的小说里，主人公至死方休的内心煎熬，通过一体内三兄妹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形人师》一文更成为了神探黎斯系列的代表作。永远猜测不到王珂会在下一秒将你带入一个怎样悬念丛生的世界，你需要每时每刻保持警惕，谨防最后那难以预料的结局的猛烈冲击。

2013年，是神探黎斯系列的第三年，也是我跟王珂相识的第三年，他

整个系列的创作已经达到了 50 万字。他还是老样子，可能多了几分老成，笔力也变得更加稳健。

但我相信他最初的梦想和坚持依旧。借神探黎斯单行本上市之际，说点对王珂的祝福。

——王大侠，继续努力，让更多的人喜欢你的武侠推理，欣赏你的坚持和坚毅。

——《最推理》书刊产品部总监，某许某猫

目录

眩鬼双生



1

云州城，一起起诡异死亡事件接连发生，所有死者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们曾经就诊于同一个药堂——清风堂。究竟在这个看似平静、救死扶伤的医堂里隐藏了何等的秘密，让死神的阴影将它笼罩？当我们的神探将隐于迷雾里的真相一层层剥落，看到的却是一个满身伤痕、错乱迷离的灵魂，你是我，我将会成为谁，谁可以告诉我？

美人冢



49

定阳县将军唐九观的夫人刘喜娘突染神秘的“死人病”，不省人事。接着丫鬟凤儿被斩断手，吊死于蝶恋阁内。黎斯经多方打探得知唐府蝶恋阁竟受到过死亡诅咒，刘喜娘的病、凤儿的惨死都同死亡诅咒有关，而发出诅咒的人就是被烧死在蝶恋阁中的唐二夫人——杜蝶。就当黎斯对案件有些眉目时，他却被锁进了地下冰窖中，阴森凄白的世界里，黎斯等人就快要被冻死，谁知，鬼魅的幽灵人影竟将黎斯三人解救……蝶恋依依情所钟，碧落黄泉永无隔。蝶恋阁、杜蝶、幽灵白影、死亡诅咒……当黎斯说破案情后，七年前那一幕悲戚的生死离别也被还原于众人眼前。



竖立着金漆佛牌楼的天蓝城，近来围绕佛牌楼接连发生几起惊心动魄的命案，死者皆被生生放尽了鲜血致死，而作案嫌疑最大的就是佛牌楼里那生有鬼面守牌人，但随后，鬼面人竟也死于天蓝城外的冰冷河水之中。传闻里佛牌楼下埋藏的众多冤魂恶鬼复仇之说不脛而走，而神探黎斯亦在佛牌楼佛神仙位之间窥得玄机。一曲辛酸的悲歌，一丝浓烈的执念，随着死神款款而来……



青灯古佛前，小和尚慧心每一次在魔障梦魇里看到的惨案都会在实际中被一一验证。银针挖眼、群狗吞尸……诡谲惨烈的死亡案件就如慧心的魔障般接踵而来。真相如何？小和尚是否就是地狱死神的使者？传闻里的离魂术是真是假？当真相大白之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眩鬼双生



第一章 秋风瑟瑟杀肃容

“从来不想，从来不想……离开你！”蒋遥倒在少女的怀中，喃喃自语着，少女将脸遮挡在纸扇后。她嗔怪道：“你总是这样说，让我真的信了，你可怎么办才好？”

蒋遥推开纸扇，抚摸着少女的面颊，柔声道：“瓶儿，你莫不是不信我说的？”

“我信。”银瓶儿的目光落在蒋遥的脸上，那面容宛若女子般姣好，她只是笑，道，“但有些事情，总不会随你我的意思去发生。就像你们蒋家可能容下我这个青楼出身的烟花女子？”

“为什么不行？我喜欢的是你，你喜欢的是我，只要我们愿意，谁也阻拦不了。”

云州城内，东城角。

“下门板了！”清风药堂年逾六十的老掌柜林善喊人下了门遮板，堂里的伙计都去了后院忙碌，傍晚时分收了一批野莲，要在夜幕降临前摘拣出来，堂里就只余下了林善一人。

林善同往常一样，从柜台下摸出了一个厚厚的本子，黏直了笔尖，在本子上划划点点。

堂内不知何处漏风吹，得柜台上的烛光摇曳，林善抬起头，端起蜡烛走到门口，将一扇漏有缝隙的窗户板压紧。突然，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传来。

林善转头：“哪位？”

无人回应，“咚咚”的敲门声变得急促，林善提高了嗓门：“哪一位？”

“林大夫，我是隔壁的李福，我们家有人要死了，您快点来救命啊！”门外传来了隐约的哭声，林善听出声音是李福的。来不及去叫伙计，林善立马拆下门板，拉开清风堂的大门。

李福一个人站在渐渐浓黑的夜里，睁大了双眼瞪着林善。林善被他的神

情吓了一跳，连忙问：“李福，谁病了？你娘？”

李福摇摇头。

“不是你娘，那是谁？你刚才说要救谁的命？”林善不解地问。

“你。”一声冷漠的声音倏然传至，一柄漆黑更胜夜色的长剑贯穿了李福的胸膛，又刺进了林善的胸口。

“啊！”林善闷哼一声，人重重地倒了下去。

林善最后一瞥，看到一张有些熟悉的脸，那人跨过自己的头顶，走进了清风堂。

九月初一，辰时，黑道日，诸事不宜。

十几名云州城府衙捕快已将清风堂围合得密不透风，林善在云州城里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尤其是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施医赠药，在云州百姓心中，林善是一位真正的善人。

“林大夫被哪个混蛋害死了？杀这么一个大善人，要遭受报应的！”

清风堂外，人群涌动，险些冲散了围在外面的捕快。堂内，气氛同样紧张。一张黝黑面孔，身穿紫色官服的捕头文铁树摸了把额头的汗水，这个案子不仅仅百姓施压，城令庞大人也同样要求尽快破案，这怎能不让毫无头绪的文铁树一头汗水？

文铁树低下头，仔细观察着李福同林善死亡时的位置，林善跟李福一人死在门内，一人死在门外，会不会是李福想冲进清风堂内，但林善却拦住不让，纠缠间，两人双双毙命？文铁树很快摇头，否定了自己的猜测，两名死者都死于同一把长剑下，怎么可能是纠缠间误杀呢？

“文兄，这边看来。”一声听上去有些耳熟的声音从旁侧的人群里传来，文铁树立马抬头，一眼就看到了他，半边长发遮挡住了左边脸颊，大致能看到发下隐藏着一块青色胎记。不是那人，又是哪个？

文铁树双眼一亮，真是他，那自己可有救了。

“蒙兄，真是你？”文铁树出了清风堂，引着一名高个男子进了堂内。男子身后还跟着一名白发白袍的老者，文铁树目光刚落在老者脸上，高个男子就在文铁树耳边低语了两句，文铁树眼中神采骤变，随即对老者躬身一拜：“原来是老前辈来了云州，今日能见到老前辈真容，实在是文某三生有幸啊！”

“蒙兄，还有你，当日昆仑巅峰一别，已经七八年了吧？”文铁树回忆

着说。

文铁树口中之人，就是大世四大神捕之一的“青锋”神捕——蒙锐。白发白袍的老者却是自鬼头山后一直跟随在蒙锐身边的老死头。

文铁树迅速地跟蒙锐叙述了林善一案的始末，期盼着合两人之力，尽快发现此案中的线索。清风堂内除却老堂主林善一具尸体外，整座药堂整齐干净，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不像劫财杀人。文铁树也询问过清风堂伙计，伙计说当时只听到老掌柜开门板的声音，因为当时林善吩咐过不要去前堂打扰他，所以伙计们也都没有去前堂，等发觉不对时，林善早已身亡。

文铁树仔细听了伙计的诉说，道：“我问过了，从伙计听到开门板声，到发现林善的尸体，中间不超过一盏茶的时间。那就是说，凶手就是在这段时间杀害了林善同李福，具体的时辰我也问过了，在戌时前后。”

蒙锐跟文铁树的判断一样，蒙锐检查过林善同李福的胸口，两人确系一剑致命，同一剑，结束了两条性命！从剑口角度和锋利程度来看，杀人之剑应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

蒙锐暂时没发现，转头看老死头，老死头一双目光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林善的一双手，而后老死头站起身，不管蒙锐、文铁树两人，径直走到清风堂柜台旁边，拉开了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本厚厚的账簿，还有一个略薄的本子。

老死头将账簿同本子放在桌上，文铁树不知所以地看着蒙锐，蒙锐不说话，虽然他心中也充满了好奇，但他却在等。蒙锐知道，除非是老死头自己愿意开口说，否则问也是白问。

老死头看着他们两人，声音淡漠得像是一缕随时都会飘走的雾气：“林善左侧指甲有墨迹，墨迹犹新，他昨晚死之前应该写过东西。右手掌也有墨迹，大半可能是他写字时受到了惊吓而不小心涂抹在了手侧。”

老死头看向蒙锐，蒙锐接口说：“死者受到惊吓，大多数情况下会第一时间一探究竟，而不会去管桌子上所写的东西，紧接着林善被杀，他更不可能去收拾桌面上的东西了。目前来看，桌面干净，就只有一个可能，凶手帮林善收拾整理好了。”

“不错，林善右手侧有墨迹，看来果真是写字时受到惊吓，墨笔打滑而沾染上的。”文铁树道。

文铁树一头雾水，摇头说：“真怪了，杀了两个人，难道就是为了给林

善收拾桌子？”

“也许，凶手是想从林善所写的内容里找寻某样东西。”蒙锐说道。他接过老死头递过来的账簿，翻看昨晚的账目，仔细观察，都是些琐碎的账目记录，蒙锐看到最后一笔账目记录的是：蒋府，内服方一张，收纹银五两。

“蒋府？”蒙锐喃喃说，转头看了看文铁树。文铁树也看着账簿说：“蒋府应该就是大世王朝护国将军蒋琛的府邸，我听清风堂伙计说，蒋家二公子自幼多病，整日卧床不起，而林善也隔三岔五地就被蒋琛请去给二公子看病。”

“噢，原来如此。”蒙锐点点头，合起账簿，接过老死头递过来的第二个略薄的本子，翻开，却是记录着平日里一些药材买入的时间、数目，没什么疑点。不过左边页角似被什么东西刺破了，留下了一些不规则的纸孔，但都十分微小。蒙锐翻看了一遍，心中隐隐觉得有点不妥，却又说不清楚哪处不妥。

“既然蒋府是林善死前最后去过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去一趟，寻一寻这位蒋二公子，或许会对案件破获有帮助。”

几人正说着，清风堂外的石板街上突然传来了几声马嘶，一顶墨金色的扶摇轿由远及近而来。

第二章 弹指江山风云变

在云州城有这个地位和资格乘坐墨金色扶摇轿的只有一个人，蒙锐将目光转向文铁树，文铁树摇头：“据我所知，护国将军的确有一顶墨金轿，我也有幸见过一次，但不是这一顶。轿子里的人不会是护国将军。”

蒙锐回过头，墨金轿在隔着清风堂一街之外缓缓落了下来，轿门被撩开，伸出来一只干瘦的手，摆了摆，很快轿子后面跟进一个人。

“庞大人？”文铁树一眼认出来，跟在墨金轿一侧的人竟是云州城州令——庞博。庞博一张长长的马脸，此时恭敬地低着脑袋，目光随着那只手的方向瞅向清风堂这边，随即墨金色轿子重新架起，慢悠悠地走了。

“轿子里的人看来很有来头，能让庞大人亲自随轿。”文铁树道。蒙锐淡淡地说：“若非高官或者皇亲国戚，又有什么资格坐那种轿子？”

庞博没有随着墨金轿一起离开，钻过人群进到清风堂。庞博先看到文铁树，也看到了蒙锐和老死头，庞博曾在多地任职，后辗转才来到了云州做了一方父母官，看到蒙锐的模样，他心中已大概猜测出了蒙锐的身份。待文铁树将蒙锐介绍给自己，庞博立即长吁短叹地说：“原来是四大神捕之一的蒙捕头来到了云州，早不知情，这可让庞某怠慢了蒙捕头。”

蒙锐其实很讨厌这种虚伪的问候，但他还是微微低了低身道：“庞大人客气了，蒙锐也是公务在身，路过云州而已，又怎敢叨扰庞大人。”

庞博自知四大神捕的名头和权力，严格来说，四大神捕虽然是刑部捕头，但实际的官阶并不比自己这个州令低，眼见蒙锐对自己很客气，庞博不由得也觉脸上有光。

庞博转向文铁树，询问清风堂一案的进展，待得知文铁树和蒙锐打算进护国将军府找蒋家二公子询问案情时，不由得面露难色。文铁树问：“庞大人，怎么了，是不是这护国将军府不好进？”

庞博摇头说：“蒋琛老将军倒不是那么不通情理之人，查问案情他应该不会阻拦。倒是那蒋家二公子是个怪脾气的人，他为了不接受蒋琛老将军给

他安排的军中职务，宁可白天装病躺在房里不出来，一躺就躺了好多年。这么个性情古怪的公子哥，恐怕找他询问案情会有难度才是真的。”

大家又讨论了多时，庞博答应了帮蒙锐、文铁树去讨一个进入护国将军府的时间，而后离开了清风堂。捕快们将林善跟李福的尸体包起来，运回了云州府衙，送入了黑屋子。

蒙锐、文铁树，还有老死头也一并回到了府衙。

酉时时分，天空里飘落下一场秋雨，洋洋洒洒似漫天飘满了细长的柳枝，滴落在不远处的院子里，发出细微的噼噼啪啪的溅落声，如似某人入夜的低泣。

一排黑色的巨大而沉重的院阁里，一切都停滞了，唯有某人难以收回的目光在转动。他终还是将目光收敛了回来，而后轻轻转过头，望着不远处在床榻之侧闭目养神的老人许久，道：“费兄，铁尚和诸葛千信都回不来了？”

费言一脸风尘仆仆的疲惫，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似是对人诉说着他的过往，半边头发已经花白。费言睁开眼睛，用平稳的语气说：“回不来了。”

“铁尚死在狱中，而诸葛千信在罢官回家的途中遭人暗杀，全家一十二口，无人幸免。”费言说着，干瘦的身躯微微收拢了一下，似抵不住这初秋的寒冷。

“哈哈！多少年了，十三年了吧，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四人一同率军杀入大世死敌西夜的都城——烟，同西夜王的那场厮杀至今仍历历在目，鲜血在空中溅起，染红了烟的天空。那场大战，八万人战死了，但我们活了下来，割下了西夜王的头颅送回了圣城。而当我们四人回归圣城时，受到了无数人的敬仰和赞颂，我还记得铁尚说，那一刻是他这辈子再也无法忘记的了。”他目光凝视窗外，“没想到，那一场回归只是个开始，一个冗长噩梦的开始。铁尚他可能永远也想不到，他没有死在西夜人复仇的刀下，却死在了一张薄薄的纸片下。”

“可笑吗，费兄？”他的身体也忍不住颤抖，但并不是寒冷，而是愤怒。

“蒋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难受，但铁尚和诸葛千信已经回不来了。我这次来找你，一方面就是怕你不冷静，做了什么过火的事而被圣城那帮小人抓住了把柄；而另一个方面，就是想你万事小心，千万小心。”

蒋琛冷笑一声：“他们也要对我下手了？尽管来吧，我蒋琛还不屑于向这些宵小之辈低头认输！”

“圣城那些家伙的触角还没伸得这么远，我所担心的是……”费言叹息

一声，看着蒋琛道，“我查出铁尚之死并非那么简单，而诸葛千信灭门之案也非西夜仇杀，他们之死都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蒋琛转过身，面对着费言，望着他，道：“你是说，是……”

费言缓缓点头，从口中吐出两个字：“‘黑夜’！”

蒋琛身子无力地坐在床榻之上，喃喃地重复着：“‘黑夜’，‘黑夜’。”

窗外黑夜已至，万物失去了光彩，渐渐被一片深色所笼罩，继而被告吞噬掉。

蒙锐跟文铁树痛快地喝了一场酒，这是他们两人多年之后的再次对饮，各种滋味尽在其中。喝罢酒，文铁树回家，蒙锐回到了州府，来到了黑屋子门外。

石门依旧紧紧地关闭，蒙锐静静地站在门外，抬头看着头顶上的天空，稀疏的几颗星星在遥远的地方闪烁着光芒，却阻拦不了笼罩在整片大地上的黑暗。

“吱呀呀——”门开了一道缝，蒙锐笑了笑，走了进去。黑屋子里点燃着两盏油灯，一盏在黑屋子深处，老死头就站在那盏油灯下，另一盏在门口的石桌上，蒙锐坐在了石桌旁。

“你笑什么？”老死头的脸上永远面无表情。

“我笑，因为我想起了黎斯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蒙锐望着黑屋子深处的老死头。

“嗯，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根本不是个人。”蒙锐转回头，望着面前的油灯，“黎斯说你曾经有一次将他关在了黑屋子里，关了两天两夜，而陪着黎斯的只有四十八具尸体。”

“他错了！”老死头的脸一下子闯进了蒙锐的视线里，蒙锐微微一愣，老死头在他耳旁说，“其实是四十九具尸体，只是有一具死尸躺在黎斯的石床底下，他没看见。而黎斯睡的石床，也刚好就是那具死尸的。”

老死头又说：“他没有同你说完，我是关了黎斯两天两夜，但他从黑屋里走出来的时候，面红齿白，身心愉悦，那表情就像陪他睡了两天两夜的是屋子大姑娘，而不是一屋子死尸。”

蒙锐忍不住笑出来：“看来黎斯又说对了。”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他自己也不是人，只有不是人的人，才会和不是人的人做朋友。”蒙锐感慨道，“能将死尸当成大姑娘，果然不是人。”

“我有个问题。”老死头突然认真问起来。

“嗯，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我的朋友？”老死头盯着蒙锐。

蒙锐张口：“当然……”

蒙锐愣了愣，几个字又重新卡回了喉咙，他避开老死头那灰白色的目光，转到了黑屋深处，说：“林善，果真就是你的师弟，他也是你来云州的原因？”

“是。”老死头点头，“我跟林善曾经都拜入‘神针游医’徐妙儿门下学习‘死针活救’这一徐氏独门技艺。他入门比我晚，所以一直以师弟自称，只是没多久，我就被徐妙儿逐出了师门。”

“那又是为什么？”蒙锐问。

“因为我对救人不感兴趣，只对死人感兴趣。”老死头回答得干脆。

“所以这一次是林善托人捎信给你，让你来云州，说有事请你帮忙？”蒙锐问道。

老死头走到黑屋角落，面前就是林善的尸首。“是。林善好像早就感觉到自己会出事，所以他给我寄的信上写的是：无论生死，务必见到我。”

“他早知道自己会出事，那就有可能留下指证凶手的证据。”蒙锐又问，“在林善的尸体上有发现吗？”

老死头摇摇头：“致命伤只有一处，体内没有毒液和疑伤，没可疑。”

“林善为了什么找你来云州，信中可提到？”蒙锐希望还能从信中多得到一些信息。老死头浑浊的目光渐渐落下：“没了，信中只说让我来，别的只字未提。”

“看来，林善想对你说的，应该就是致他身死的原因。”蒙锐慢慢说。老死头重新将目光投到林善尸身上，似陷入了长久的思考。

九月初二，忌出行，宜嫁娶，动土。

第二天辰时不久，文铁树找到了蒙锐跟老死头，蒙锐正伏在黑屋子的石桌上呼呼大睡，文铁树叫醒了他。庞博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几个人可以进护国将军府了。